



## 大会

第五十一届会议

## 第一委员会

第 五 次会议

1996年11月16日,星期三,下午3时  
纽约

正式记录

主席: 瑟丘先生 ..... (白俄罗斯)

下午3时开会。

## 议程项目60至81(续)

## 关于所有裁军和国际安全议程项目的一般性辩论

古纳蒂拉克先生(斯里兰卡)(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代表斯里兰卡代表团和我本人祝贺你一致当选。我国代表团愿向你保证,我们将在你履行作为主席所负各项责任时充分支持与合作。我还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向你尊敬的前任额尔敦内楚伦大使致敬,他在大会历史性的第五十届会议期间非常干练地指导了委员会。

自从我们去年开会以来,世界舞台上出现了许多重大事态发展。在此期间,一些具有重要国际意义的长期问题得到了解决。同时,也出现了其他政治和安全问题,给各国、各区域和全球都带来了新的挑战。国际社会成员有责任有效和迅速地迎接这些挑战,因为只有它们坚定的行动才能决定留给子孙后代遗产的性质。

去年有去年的成果。其中意义重大的成果是完成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试条约)的谈判并使其开放供签署。但是,这条道路是曲折的:这个事实不必细说。在这一进程最后阶段,各国都在立法领域采取了空前的步骤。虽然禁试条约没有按不结盟国家的要求对在确定时

限内进行核裁军和铲除所有核武器作出明确承诺,在这方面存在很多缺点;尽管条约范围有各种限制,但我们仍必须承认,多达123个国家签署该条约,表明国际社会自1950年代末以来一直进行的各项集体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果。

斯里兰卡尽管有理由感到欢悦,但对第14条所载不符合惯例的规定可能拖延该条约生效感到关切。我们希望条约缔约国设法根据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克服这一障碍,同时斯里兰卡还希望核武器国家严守条约精神,在条约生效前不进行地下核试验爆炸。

在审议国际文书生效问题时,我们对三年前大张旗鼓签署的《化学武器公约》即将生效,但拥有地球上最大化学武器库的两个国家仍没有批准该公约感到遗憾。斯里兰卡希望俄罗斯联邦和美利坚合众国批准该公约,并希望筹备委员会尽快完成其工作。

自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无限延期以来已将近一年半了。不扩散条约审查和延期大会通过了核不扩散和裁军的原则与目标宣言,即所谓的决定2,该宣言阐明

“必须继续果断行动,充分实现和有效执行条约各项规定”(NPT/CONF.1995/L.5)

并涵括几乎所有核领域。

定于1997年春季开会的筹备委员会除其他事项外,将特别负责评估缔约国特别是核武器国家在何种程度上、更重要的是是否认真遵守决定2确定的各项原则和目标,以及需要采取何种进一步措施促进全面执行该条约。该条约在生效25年后仍缺乏普遍性。虽然斯里兰卡要求仍没有加入不扩散条约的国家加入该条约,但缔约国也有责任对吸引这些剩余国家加入该条约的途径和方法进行审查。

决定2的最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核裁军。在这方面,必须忆及,核武器国家都已重申它们1968年作出的承诺,即设法就有关核裁军的有效措施进行真诚谈判。这些国家现在应该把其言词化为行动。

斯里兰卡完全了解明年的筹备委员会对定于2000年召开的不扩散条约审查大会的重要性。有鉴于此,我国代表团以提供1995年不扩散条约审查和延期大会主席的国家的身份,打算不久召开一次条约缔约国会议,以期就提交本届大会的程序性决议草案达成协议,该决议草案要求秘书长在必要时为1997年举行这次筹备委员会会议提供协助。

由于核裁军问题具有重要性和及时性,因此核裁军问题在禁试条约和会议议程方面花了裁军谈判会议1996年届会的大量时间。这个问题必将在1997年裁军谈判会议上再次审议。斯里兰卡希望第一委员会深入审议这个问题,并对裁军谈判会议1997年如何最好地处理这个问题提供指导。

我们除了要响应不结盟运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卡塔赫纳发出的强烈呼吁外,在这方面还可以遵循国际法院答复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关于威胁或使用核武器是否合法问题所提供的咨询意见。

代表裁军谈判会议近一半成员国的21国集团方面,今年初曾要求建立一个核裁军问题特设委员会。鉴于花费裁谈会大部分时间的禁试条约工作已经完成,大会可以要求裁谈会在1997年把部分时间花在这个重要问题上。鉴

于不扩散条约审查和延期大会去年顺利闭幕,禁试条约今年又得到签署,斯里兰卡认为,现在已具备我们进行下一阶段工作的条件:即裁军谈判会议着手从事以完全铲除所有核武器为目标的核裁军工作。在这方面,斯里兰卡愿请各代表团认真研究8月7日裁军谈判会议61名成员中的28名成员提交的制定铲除核武器行动纲领的提案。

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人们一直在不扩散条约范畴内对核武器国家给无核武器国家作出消极和积极安全保障问题进行激烈辩论。遗憾的是,这个1968年未能满足的要求25年后仍没有得到满意的处理。审查和延期大会以前进行的激烈辩论和无核武器国家在大会期间表达的观点都充分表明,安全理事会第255(1968)和第984(1995)号决议未能满意地处理这个问题。正是在这个背景下,1995年不扩散条约审查和延期大会的决定2断定

“应考虑进一步步骤,确保《条约》的无核武器缔约国免遭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同上,第8段)

虽然中国和俄罗斯联邦等一些核武器国家赞成缔结一项经国际谈判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但其他核武器国家迄今仍对无核武器国家提出的缔结这样一项文书的要求犹豫不决。但是,人们已经注意到,核武器国家都已同意在有选择基础上向某些国家提供明确安全保障。虽然人们可以把这些措施视为积极事态发展而表示欢迎,但不结盟运动成员断言,单方面宣言和安全理事会第984(1995)号决议仅仅构成提供安全保障进程的开始,他们作为无核武器国家有权获得这种安全保障。因此,他们在裁军谈判会议、第一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内要求缔结一项经国际谈判并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规定所有核武器国家都有义务提供同一保证。斯里兰卡希望1997年裁军谈判会议采取具体步骤,就一项向无核武器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且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进行谈判。

人类只是在20世纪下一个五十年才摆脱了地心吸力,冒险进入当时尚未探索的外层空间。但是,当时两个超级大国的激烈竞争和敌视几乎把外层空间变成一个未来的战场。幸运的是,这种对抗已被合作精神取代,对此我们大家都表示欢迎。

一种思想派系主张不必在外层空间没有军备竞赛情况下继续努力防止该领域的军备竞赛。今天在外层空间没有军备竞赛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但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各种使外层空间军事化的计划不久前还存在。幸运的是,国际环境有所改善。假如局势恶化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另一个思想派系则认为,就建立信任措施达成协议是目前唯一需要从事的工作。我们对建立信任没有任何困难。但是,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我们难道不应抱有更大的志向吗?我们难道不可以有效利用目前的积极气氛竭尽全力,以防局势再度恶化吗?如果说“军备竞赛”一词同当今情况不相关,那么我们可以商定用一个适当的措词描述我们的工作,例如“防止外层空间军事化”。

有些代表团对1996年裁军谈判会议重新设立外层空间特设委员会的提议不满意,因为会议当时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要执行。鉴于我们现在已愉快地完成军事条约的工作,因此我们应该要求裁军谈判会议在1997年重新设立负有谈判任务的特设委员会,以便使会议可以有效处理这个问题。

我必须提请委员会注意一个当今世界各国都实际存在的全球问题。这是一个具有危险的增效作用的恶性循环,涉及非法兜售毒品、洗钱和非法武器转让。这些现象哺育了国际恐怖主义,而恐怖主义则是在本世纪即将结束时作为的天字第一号公敌——最严重的破坏稳定因素——出现的。冷战结束后退役的大量常规武器进入了非法武器市场,给各国特别是易受伤害的小国造成严重安全问题。我国就是这样的受害者。我国不仅要对付一个组织的军事威胁,该组织从主要生活在西欧、北美几个其他给予庇护国家中的斯里兰卡寻求庇护者那里获得资金中饱私囊,我国还必须照顾因恐怖主义而在国内流离失所的数以万计的平民的福利,这给国家造成巨大社会和财政负担。

斯里兰卡外交部长曾在大会本届会议的讲话中明确阐明,必须全球协商一致地因应这种性质的威胁,因为没有那个国家可以单独采取行动而使其免遭恐怖主义。像我国这样的小国在这方面更易受到伤害。7国集团和俄罗斯联邦最近在里昂和在巴黎召开的恐怖主义问题部长级会议上采取的主动行动都表明,人们日益意识到恐怖主义问题。为打击恐怖主义的一项国际公约已成为当务之急,

这项公约应该同时处理恐怖主义同贩卖毒品、洗钱和非法武器转让之间的关系。应该全面执行和遵守不容许恐怖主义集团利用任何国家领土集资、购买武器和炸药,以图对另一国发动战争和进行颠覆宣传的原则。在努力打击恐怖主义同时,还必须不仅在全球,而且也在各区域、次区域作出各项安排,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作出双边安排。

我去年发言时对大会说过,建立印度洋和平区虽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这项建议是斯里兰卡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1972年在联合国首次提出的。在提出这项建议以来25年中,全球国家间关系出人意料地出现巨大变化。大国对抗已成为历史陈迹。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相互信赖、信任与合作的新时代,并建立了国际合作的新领域,进而重新唤起人们对印度洋的兴趣。其中包括印度洋海事合作和印度洋周边倡议。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难道不应利用目前有利的国际气氛,稳健的作出各项安排,以便在这个战略上十分重要的区域确保持续和平与安全。

我愿扼要的提及联合国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裁军与和平区域中心。斯里兰卡十分重视这些区域中心所从事的活动,认为他们为各区域各自人类努力的进步作出了大量积极贡献。特别重要的是必须在财政上支持这些区域中心。财政资源不断减少妨碍他们取得进展并剥夺了他们的活力。因此,斯里兰卡只能吁请大家提供大量财政支助,以便在此裁军、建立和平、缔造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确保这些中心的生存。斯里兰卡高兴地注意到加德满都重新所从事的活动,并愿敦促该区域内外各国继续提供财政援助,以使该中心成为一个强大的机构。

随着全球舞台自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开始以来出现重大变化,我们必须重新审查裁军谈判会议议程的有效性。裁军“十诫”已不再全部具有相关性或有效。因此,应该对它进行修正。裁军谈判会议自身对新挑战作出的回应都是积极的。会议议程和今后工作方案问题特别协调员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处理这个问题。虽然全面协商一致可能无法实现,但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这方面已存在更大的谅解。鉴于会议资源有限,我们必须非常实际地避免贪多噬不烂。我们最好还是查明问题并分清轻重缓急,以期我们在一年拥有的24个星期内充分处理数目有限的

项目。审慎的做法也许是，由会议考虑把其议程分为两个广泛领域是否可取：即核武器和常规武器。

杀伤地雷在敌对行动期间和其后给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造成的绝对摧残及其社会和经济后果已促使各国对控制此类非人道武器的途径和方法进行审议。如果国际社会决心消除这一祸害，它就必须处理国家和非国家角色生产、储存、转让和使用此类武器等各种有关问题。

最后，我必须强调非政府组织在动员舆论，传播裁军和有关问题的科学技术情况方面发挥作用的重要性，这种作用对本委员会和裁军谈判会议来说都非常宝贵。

我们必须全力支持 and 鼓励这些国内和国际组织，因为他们可以补充我们许多方面的工作，否则这些工作就会因各国政府及其代表没有时间和财政资源而无人从事。

迪亚斯-佩雷拉先生(巴拉圭)(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代表巴拉圭共和国代表团祝贺你当选第一委员会主席，并请你向主席团成员表示祝贺。请接受我们全面合作的保证。

在本委员会工作开始时，我们必须知道，我们需要有明智的判断力和诚意，以便我们一旦完成工作，就可以看到我们确保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普遍裁军的努力的丰硕成果。

我们已听到有人说，必须加快导致全面核裁军进程的步伐，使其同我们在军备竞赛期间达到的速度相吻合。在这方面，我国怀着大有希望的乐观主义精神注意到，人类已在非常短的时期内大步迈向这个目标。

实际上，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我们就在自1954年以来一直走的漫长和艰苦的道路上取得了若干重大成就，其中我可以首先提及缔结《曼谷条约》和1994年4月11日的《开罗宣言》，这项被称为《佩林达巴条约》的文件正式建立了非洲无核武器区。

除这些多边文书外，还有一些已经存在的文书，例如《特拉特洛尔科条约》，该条约——在1996年5月6日圭亚那

加入后——已有31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缔约国，以及《拉罗通加条约》，该条约宣布南太平洋无核武器区，美利坚合众国、法国和联合王国现已签署其各项议定书。

大会今年9月10日通过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该条约于9月24日开放供签署。各核大国以及包括巴拉圭在内的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都已签署这项条约，这证明为消除仍笼罩在人类头上的使用核武器的可怕威胁已经采取坚定步骤。

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今年7月8日国际法院为答复联合国大会的请求而提出的咨询意见。这项意见是详尽和艰苦审议该问题的结果。它确认倘若未满足第51条所载行使自卫权的条件，威胁和使用核武器都将被视为非法，因为它们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的规定。

同样，法院法官一致表明，威胁或使用核武器应该符合国际人道主义法各项原则和规则的要求。

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由于具有无可挑剔的法律依据，因此奠定了一项具有无可置疑道德力量的理论。

巴拉圭代表团也对这些成就唤起了我们对下个世纪成为全人类安全与和平世纪的希望感到满意。但是，我们应该指出，这些成就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彻底裁军目标道路上的不同阶段。

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同意堪培拉委员会的观点，该委员会曾表明：

“认为可以永远保留大量核武器而从不因事故或通过决定加以使用的立场是不可信的……彻底防止这一灾难的唯一方法是消除核武器并保证永不生产核武器”。(消除核武器问题堪培拉委员会报告，第一部分)

鉴于我国致力于全面裁军特别是核裁军这一伟大事业，因此我国将成为巴西的决议草案共同提案国之一，该决议草案声明，《特拉特洛尔科条约》、《拉罗通加条约》、《曼谷条约》、《佩林达巴条约》和《南极洲条

约》都有助于逐渐使南半球和附近地区成为一个广阔的无核武器空间。

另外，决议草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敦促尚未批准上述文书的各国批准这些文书，并在中东等紧张地区缔结同样的多边条约。

但是，仍存在一些悬而未决问题，例如，一些大国加入1995年已决定无限延期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谈判并缔结一项具有普遍性、可以核查和无歧视性的、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和其他爆炸装置的裂变材料的多边条约。

人们高兴地注意到，目前正在作出各项努力，以建立一种可靠的制度来保证国际和平与安全，这种制度某个时候可以使我们把军备竞赛结束所释放的资金转而用于向今天生活在赤贫中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提供粮食、改善教育、改善保健和改善福利的活动。

我们充分意识到旨在建立国家间信任工作的价值。在这方面，我们非常重视常规武器透明度问题。因此，我们认为，《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是一个宝贵机制，我国定期向它提供其军事物资转让、采购和储存情况。

巴拉圭是《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缔约国，它充分意识到我们在最近事件中看到的使用此种武器所造成的危险后果。在该条约生效前，我们已和一些代表团一起表示关切，并鼓励尚未批准这项条约的国家迅速批准该条约。

我们已在《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份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框架内修正关于杀伤地雷问题的第二项议定书和通过禁止使用和转让致盲激光武器的第四项议定书表示欢迎。

我国对那些要求自愿和单方面暂停的地雷生产和出口国表示赞扬。

关于扫雷问题，我国代表团愿向那些不顾自身危险目前在世界某些地方从事这项非常危险任务而作出自我牺牲的人，以及提供扫雷所需资源的国家表示承认和感谢。

尽管出现这些重大事件，但只有就全面禁止杀伤地雷问题达成协议，目前这项任务才能完成，杀伤地雷每天都在世界各地给平民人口带来巨大痛苦和苦难。

最后，我要表明，我们面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际社会在裁军进程所有方面可能采取的任何努力都将使今后世代能够享有人类长期渴望的真正和平与安全。

霍勒姆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美国祝贺你担任主席，并保证在从事前面重要审议工作过程中予以合作。

正如最近在本大厦内发生的事件所证实的那样，这是一个国际和平与裁军取得空前进展的时代。世界不扩散大厦的基石已永久确立并得到加强。一项禁止使用毒气的全球公约行将生效。我们已经扭转核军备竞赛并退离核灾难的险境。我们现在已经通过一项制止核爆炸试验的历史性条约，为进一步发展核扩散核武器竖起一道有力的国际屏障。

但是，我们面前仍有一项庞大的议程。克林顿总统1996年9月24日已在联合国这里概述其主要内容——即《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化学武器公约）生效、缔结一项《停止生产裂变材料（停产条约）》、进一步控制核武器、加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及安全保障制度、使《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更加能够执行并在全世界禁止杀伤地雷。

今天，我们必须特别认真地处理这项议程，因为我们近年来取得的巨大进展不仅带来收益，而且也带来责任，其中包括现在就处理我们在谋求更安全世界过程中可以实现的一切目标这项特殊责任。

假如每条路都行不通，我们的后代也许会原谅，我们在决定到底如何碰壁时有些漫不经心，但是，我们正处于一个突破的时代。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对怎样走做出最好和最审慎的判断，以免错过历史机会。

因此，我今天要在这里谈一个问题，它可能看起来是一个官僚主义问题，但它实际上可以决定裁军是取得进展

和加快速度,还是在其轨道上停止不前。这个问题是,什么地方——我们哪个机构和体制——最适于推动现存庞大军备控制议程的各个因素?

第一个议程项目是没有完成的工作——即使化学武器公约生效。

就此案而言,适当的论坛是各国及其批准程序。在启动生效前180天倒数计时所必要的65个国家中,64个国家现在已经交存批准书。遗憾的是,美国不在其中。美国参议院上个月已停止审议化学武器公约。但是,在这里的每个国家都应知道,我们的批准努力将在今后几个月迅速恢复,而不因政治因素分散其注意力。

美国打算成为该公约的原始缔约国。正如克林顿总统所说的那样:

“我们将加入决心防止化学武器扩散的那些国家的行列。”(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第六次全体会议正式记录,第2页)

同时,我们正在积极销毁美国的化学武器库存。

核裁军与不扩散领域的第二个可以实现的重大步骤是缔结一项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裂变材料的条约。同禁试一样,这项被推迟的条约绝不能成为一项被拒绝的条约。

停产条约必须成为目前处理该条约机构的一项紧迫优先。的确,现在正是裁军谈判会议在此重申其可行性和有效性的绝佳机会。应该利用而非荒废该机构的长期经验、实质性专长和健全的程序。

的确,现在就停产条约进行谈判,将加强裁军谈判会议1992年在化学武器公约方面和1996年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禁试条约)方面取得的成就。因为我认为,裁军谈判会议在禁试条约谈判方面没有失败,而是取得了成功。该条约吸收了其61个成员获得协商一致的一切内容。它使所有五个核武器国家——即立即受到条约影响的所有国家——不仅就禁试原则,而且也就具体案文的每个措辞达成一致,该案文现已得到所有五个国家的签署。

联合国大会第五十届会议已压倒多数票赞成禁试条约使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就具有法律效力,已经签署该条约的125个国家,再加上已交存其批准书的一个国家——斐济——又使这个成就得到进一步巩固。美国将不遗余力地谋求批准禁试条约并使其正式生效。

为了避免有人对裁军谈判会议的表现有任何怀疑,可以通过就停产条约采取行动确认和强调其价值。一项可以有效核查的多边停产条约将通过在全世界规定可用于核武器裂变材料的限额,补充核武器质量限制。该条约将切断军备竞赛的新老生命线。国际监测将扩大到目前未经安全保障的生产设施。

这种停产多年来一直摆在全球裁军议程上。例如,印度总理尼赫鲁1954年曾首先提出这项要求。当然,不扩散条约审查和延期大会去年也要求:

“立即开始和早日完成谈判”(NPT/CONF.1995/32/第一部分),决定二,第4(b)段)。

裁军谈判会议为完成这项任务必须再次摆脱各种人为联系,就此案而言,这些联系甚至会把正式停产谈判的开始当作诸如预先确定的消除一切核武器时间表等其他议程的抵押品。

我们在获得禁试经验后,不必喋喋不休地论证联系战略就是失败战略。搁置一个有益和可以实现的步骤而强制谋求一个更加广泛和困难的目标,是两者均无法实现的最佳途径。

裁军谈判会议越早有效地执行制订一项停止生产裂变材料条约的任务,国际和平与裁军事业以及裁军谈判会议本身就越强大。

但是扬弃联系并不是拒绝相关性。世界的核武库必须继续缩小,问题是在哪里和如何谋求实现这项目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最好的答案是进行双边谈判——我们体制的记录和性质都支持这种判断。

近年来,核削减方面出现了显著进展。第一阶段《裁减战略武器条约》(第一阶段裁武条约)规定的削减比预

期提前了两年多。美国和俄罗斯联邦已将其核运载工具裁减到规定1999年12月达到的限额以下。这是真正的武器裁减——而不是空头支票：地面武器确实被切碎。核裁军过去多年来曾被认为是乌托邦空想，而现在则在现实世界中大力推行。

不仅联合国和前苏联取得进展。法国也单方面采取行动，正在消除其陆基核导弹。到1998年底，联合国将只有一个核武器系统，其炸药负荷比1970年代期间减少将近60%。

我们决心切实继续消除核武器。柯林顿总统上个月曾告诉大会：

“在俄罗斯联邦批准《第二阶段核武条约》之时，叶利钦总统和我准备讨论进一步削减核弹头和物资以及对其加以限制和监测的可能性。这将有助于使大幅度裁减不可逆转”。（同上，第2页）

但是，有人提议把战略军备控制努力移到全球论坛上。一个提议是让裁军谈判会议现在就为废除核武器国家的武库进行谈判。

我是裁军谈判会议忠诚的朋友，但让我表明，裁军谈判会议将不是处理这个不承担义务的问题的适当论坛。把人们对一个论坛的期望提高到超过其能力的水平不是一个友好的行为。从冷战核武器顶峰下来是一个复杂的进程，它涉及认真的双边协调、专门核查和不断改变敏感国家安全计算清单。裁军谈判会议根本没有任何处理这项努力的实际可能性。去年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审查和延期大会本身已承认这些实际现实。行动方案表明应由裁军谈判会议完成禁试和裂变材料停产工作。但该方案表明，裁减核武器的努力应由核武器国家进行。这些工作安排都是正确的。

迫不急待错了吗？绝对没有错，因为我们都在努力减少具有可怕威力的武器，它们不应得到宽容。这项工作难道只是核武器国家的工作吗？正相反，有充分余地就如何进行裁军进行认真思考并提出建设性意见，而且也有充分的辩论机会。的确，五个核武器国家都已亲自承担在不扩

散条约审查大会上取得进展的具体责任，人们一定还会要求它们在其他方面负责。我所要求的是，我们应该非常小心地培养我们的机会，并在机会出现时抓住它们，我们不应把自己束缚在一个行不通的论坛中，也不能把自己束缚在一个不能取得成功的战略上，而应着眼于追求的目标，并朝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向稳步取得进展。

克林顿总统确定的下一项优先是加强不扩散条约及其安全保障制度。在这方面，在适当论坛问题上没有真正分歧，因为根据该条约存在着具有必要能力和积极性的机构。三个重要领域目前正在取得进展。第一，“93+2”方案给应用伊拉克的教训提供了一个罕见的机会，它补充了北朝鲜的教训，而且用柯林顿总统的话说，也使原子能机构，

“在进行全球视察方面具有更强大的作用和更锐利的武器”。（同上，第2页）

我们敦促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尽快批准一项议定书，以便使原子能机构更有机会获得有关资料、进入有关地点和掌握环境采样等技术，并加强其侦察受全面安全保障国家未宣布的核活动的的能力。

第二，不扩散条约越来越接近于得到普遍加入。自冷战结束以来又有了46个新成员。只有7个国家仍未加入。第三，不扩散条约缔约国已经在筹备2000年不扩散条约审查大会进程，该进程将于1997年开始，届时将召开第一次筹备委员会会议。美国支持执行去年不扩散条约的各项决定。我们认为筹备委员会会议既是实质性会议又是程序性会议，我们将努力确保筹备委员会进程和条约审查工作实现平衡，并以同样的全面性对待不扩散条约的所有方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目前也在该公约保护下采取行动，加强这项公约。

1994年9月，公约缔约国特别会议设立了一个对所有缔约国都开放的特设小组，以便通过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议定书处理公约本身缺乏具体遵守措施的问题。该议定书将使公约能够利用自1972年签署该公约以来出现的临时视察等军备控制进展。由于议定书同公约有明显区别，公约的广泛限制将仍对所有139个缔约国完全有效，而这些限制所代表的国际标准也不会受到削弱。

特设小组在经过两年讨论后,已确定守约议定书的基本框架,并商定在今后12个月中加紧工作。柯林顿总统上个月曾呼吁在1998年前完成这项工作,欧洲联盟也抱有这项目标。这项努力如果继续坚决把焦点集中在手头的任务:即防止致命疾病被用作恐怖或战争工具上,它就会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对各项措施作出决定,以表明国际社会将注意或回应任何潜在扩散者的行动。

国际社会不久将决定如何继续为管制、然后消除使用杀伤地雷取得雄心勃勃的进展。我们把可以摧毁整个城市的武器分类为“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而地雷每天都在制造相当于摧毁整个城市的破坏,一次一人,日复一日。它们在冲突结束多年后仍在肆意杀害和摧残无辜平民。去年向前迈出了重大一步,人们就《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份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第二项订正议定书达成了协议,以便禁止无法侦察和没有标记的长效杀伤地雷。这将每年使成千上万人免于死亡和致残。我们敦促所有国家加入第二项订正议定书。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尽快对全球禁止使用、生产储存和转让杀伤地雷问题进行谈判。我们正在审视若干缔结该条约的可行途径,其中正如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先生所述,包括裁军谈判会议。还有其他一些可能的场所,我们将继续就此问题进行协商。

无论采取那种途径,美国致力于全面禁止杀伤地雷。在我们争取实现这个时,我们还正在努力工作以便在在某些情况下仍然在军事上需要的这种地雷寻找替代物,使我们能够尽快结束对它们的依赖。这是一个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困难挑战,但地雷每天造成的惨重伤亡使这样做成为必要。正如克林顿总统上个月所说:

“我们的儿童应该可以安全的在地球上行走”。(同上,第2页)

联合国已进入它为裁军、国际安全与和平而工作的第二个五十年。已经很清楚,我们在这个五十年中的努力必须受前一个五十年中我们的进展途径的指导。看一下我们已经取得的引人注目的进展。短短的几年前,核武库

的增长似乎是不会停止的。今天,美国、俄国、法国和联合王国的武库正在缩小。在前几十年中,我们似乎无力反对那些在战争中或在恐怖主义行动中使用毒气或致命的生物的人。现在,我们正在集中力量使一项禁止化学武器的条约生效,并正在加强禁止生物武器的条约的效力。这个目击了两千多次核爆炸的世界终于结束了那个时代。

所有这些进展决不仅是裁军方面的实际工作的前奏——它是裁军的实际工作,我们已经在销毁武器并把我们的眼光抬高到我们能够采取的下一个步骤。这其中的每一个步骤、每一项进展都不是通过弥合鸿沟的飞跃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具体可以完成的步骤来实现的,首先是阻止潮流,然后扭转潮流。

我们可能倾向于认为,所有这些都是通过施加影响力来实现的,但裁军不会因要求而实现。进展是通过安全,而不是影响力来取得的。我们可以回顾,一些人对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条约》颇有顾虑,因为他们认为,核武器国家随后会失去对禁试的兴趣。实际情况是,我们加强了努力。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管制军备方面,每前进一步都造成一种新的安全现实,从而改变人们在安全方面的观念并创造过去难以想象的可能性。《化学武器公约》、一个永久性的和更有效力的《不扩散条约》、中程核力量和裁武会谈的削减,以及《全面禁试条约》,所有这些使人们更清楚地看到了一个安全的未来,在这个未来中可以有信心地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在这个阶梯的每一层上,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远,并因此采取更多的行动。

上个月,克林顿总统在大会上宣布,《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指引我们走向一个能够进一步降低和最终消除核武器的作用和危险的世纪”(同上,第1页)

现在,我们将通过就今后如何行动作出命运攸关的选择来决定我们将维持我们的势头,还是将它浪费掉。如果我们作出错误的选择,我们不仅有可能葬送明天的进展,而且可能失去今天的进展。因为正如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斯所说,

“凡人类事物不进则退”。



然而,如果我们作出明智和正确的选择,我们在下一个五十年中的进展甚至可以超越上一个五十年的进展,后代将庆祝安全、裁军和和平事业中取得的辉煌胜利。

巴里先生(阿尔及利亚)(以法语发言):先生,阿尔及利亚代表团高兴地看到你主持第一委员会的工作。大会的这个明智选择表明国际社会对你的国家在与裁军有关的所有事务中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的承认。这也是对你的职业和个人资格的承认。在对你和主席团其他成员表示热烈祝贺的同时,我还想祝贺你的前任,蒙古的额尔敦内楚伦大使极其出色地指导了本委员会的工作。

最近几年中影响国际关系体系的各种变化提供了一个如何在永久的基础上通过发展一个国际关系新模式来加强世界的安全与和平进行反思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

确实,对抗逻辑的影响力的减退为进行一种国际合作开辟了道路,这种合作使在裁军问题上取得积极成果成为可能。考虑到为克服政治抵制力而需要作出的努力之大,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可观的。紧张局势的缓和由此带来的对和平的威胁的减轻只能令人感到满意,尽管和平红利不会给所有人平等地带来好处。

一些年来,在第一委员会中每年就裁军和国际安全问题所进行的辩论成为测量国际政治气候的可靠的气压表,并且是今后前景的有价值的显示仪,因为裁军是和平和国际安全问题的核心。出于这种坚定信念,阿尔及利亚通过采取各种主动行动表明了它对加强普遍和彻底裁军进程的坚定承诺,这些行动包括积极参加详细制订《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1996年4月30日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全面保障协议、以及批准《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大会于1946年1月24日在其第一届会议上通过的第一项决议的目的是从国家武库中消除核武器和所有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这一事实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自从那时以来,永久性的停止所有环境中的一切核武器试验和放弃发展新武器系统已成为国际社会可以实现的目标。我国

签署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通过是由于各国希望结束核军备竞赛和继续推进核裁军进程的这种愿望。

阿尔及利亚对详细制订这项条约作出了负责的和建设性的贡献。他认为,这是就全球性的和无歧视的核裁军进程开始进行实质性谈判的第一阶段。这就是为什么我国代表团呼吁需要在本届会议上深入研究21国集团提交裁军谈判会议的消除核武器的行动纲领。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应将停止生产裂变材料与禁止核武器试验和有关措施相结合,以使裁军进程具有真实意义,并加快在消除核武器方面的有效进展。

今天,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一致地认识到,完全消除一切核武器是最重要的目标。国际社会的这种一致性反映在国际法院发表的关于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是否合法问题的咨询意见,我想就国际法院在规定裁军标准方面所取得的突破对它表示敬意。

阿尔及利亚通过采取作为其一贯特点的负责态度对非洲领导人的努力作出了贡献,这种努力在4月30日导致通过《佩林巴达条约》,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通过该条约使非洲成为一个无核武器区。应鼓励这个进程并同时作出类似努力以便在其他地区包括中东建立无核武器区。在中东,以色列的核潜力对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我国在1995年8月成为其第三十个缔约国的《化学武器公约》无疑是一个真实的和有普遍性的裁军文书。然而,该公约即将在没有美国和俄罗斯联邦参加的情况下生效,这不仅将损害该条约的普遍性概念,更严重的是,这将大大削弱其效力。这种情况促使一些代表团,包括我国代表团对该公约的未来以及对由于美国和俄罗斯联邦不加入而造成的实际和政治后果表示关切。

鉴于国际安全对每一个人有利这一信念,极多的人将努力为这种安全创造条件和奠定基础。成员有限的联合国机构,例如裁军谈判会议的扩大是产生于敌对行动的结束和普遍以协商一致意见作出决定的现状的常识性的必要行动,但也必须考虑到对效率问题的关切,遵守合理的

规模限制。我国代表团一贯支持扩大机构的意见,并欢迎在今年6月接受23个新会员国的决定。我们希望,这将导致人们认识到需要恢复那个多边裁军谈判机构的活力。我们重申支持那个机构的作用、任务和规章。

关于地中海问题,阿尔及利亚决心努力实现地中海区域在安全和发展方面的伙伴关系和共同责任,这种关系和责任将包括南北两岸之间的和平与合作要求并使该区域成为一个彼此互补和繁荣和没有紧张局势的区域。

正是本着这种精神,阿尔及利亚参加了巴塞罗那进程。我们认为,这个进程代表着一个重要的阶段,最终将实现欧洲与地中海之间的由旨在使区域安全和发展彼此不可分割的共同行动所维持的关系。本委员会面前的关于地中海的决议草案将本着这种精神起草,并为了实现同样的目标。

不结盟国家在裁军谈判会议中提出的建议旨在发展和支持裁军的推动力。这种推动力的目标是在有效安全的旗帜下包容裁军的所有彼此有关的目标,它应包括越来越多的国家所特别关切的以下问题:滋生诸如恐怖主义等暴力现象并使其加剧的常规武器非法转让。我国代表团认为,这个问题对很多国家的安全和稳定来说既不是小问题也不是次要问题,它需要国际社会给予特别注意并应加以有效的紧急地处理。

我们正面临着需要作出及时反应的新挑战。不能以有选择和部分的反应来应付这些挑战。他们应把人置于所有共同关切的中心,以使国际舞台上的每一个活动者都认识到需要具有全球性和普遍范围的安全,这种安全的影响和利益应是无歧视的。

下午4时10分散会。